

另一張面具

安



老師們的評語：

——以面具來表達主角之內心意象，文字頗見功力。

——結構相當完整，能注意景物與情節的配合，人物性格尚明朗，對心理的描寫尚仔細深入。

——安是那戴了隱形面具的鴛鴦，爸爸是某種形態的鴛鴦，鴛鴦具有爸爸般的支配力。安以為可以擺脫面具，却換上了另一張面具，仍是隻鴛鴦。本文頗有柏格曼的味道。氣氛很夠，功力十足。

狹小的空間；六十燭光的灼熱燈泡燃燒著乾燥的空氣，一股令人難受作嘔的氣味瀰漫。一堆塗得亂七八糟的書包，雜亂的癱在黏濕的水泥地上喘息。一頂被折磨得不成形的大盤帽端坐在雜物箱的一角，昂著帽角，不屑的瞄著那片因美麗的裝飾壁紙，剝落而顯得殘破不堪的天花板……

四、五道煙柱向共同焦點凝聚著。然而經過衝撞後的煙粒子却四向逸散，飄浮遊蕩在空間中。沈悶的鐘聲重重的響了幾下，沒人計數。空氣繼續燃燒；一顆顆汗珠從擴張的毛細孔滲出，而喉中却是一絲液體也沒有。焦燥異常的感覺更形令人窒息。安直了直腰，凝神注視著，他的身體似乎在微微的抖動。

X

X

X

安是一個如此完美無瑕的孩子，既用功，又從不違拗母親師長的意思，認識安的沒有不稱讚的。尤其是他那已失去丈夫的媽媽，更是以擁有這麼個好兒子為傲。每當有人造訪串門子，她就會拿出「她的」那疊七、八公分厚的獎狀炫耀一番，當然，她就免不了接受一串安早已能背出的稱美

詞。什麼「好命啦！」「熬出頭了啦！」「妳先生在地下庇佑啦！」就像安完全與此無關一般。在教室裏安亦被塑造成一種「完全」的形象。他是如此的神聖，如此的高不可及，以至你和他講話，便生怕會玷污了他的神聖。雖然安並不願如此被看待。

鴛鴦了解安。鴛鴦眼眶深陷，嵌著兩個圓滾滾的大眼睛，無論你想什麼，他都能透過那對犀利的眼，猜個七、八分。他聰明，機智，但有點玩世不恭。他輕視一切規範條例，他說那些玩意是狗屎，不能當飯吃。正因如此，鴛鴦大過沒有，小過倒是積了數個。教官對他一點辦法也沒有。鴛鴦有輕微的斜視，他總是吊著左眼看人。但他看你時，你的感覺不是厭惡；只是會混身不自在，就好像聽到保麗龍在玻璃上摩擦的聲音的反應一般。

安不了解鴛鴦，他只是羨慕鴛鴦那種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態度，他了解為什麼鴛鴦敢翹數學課，他更不了解為什麼鴛鴦物理只考十二分？他一直努力著去發現，到底是什麼令鴛鴦每天都如此快樂——這也正是安所缺乏的。

「你昨晚又沒回家啊！」

佳

作

「羅羅過生日嘛！瘋了一個晚上，啤酒喝了兩打，站都站不起來還回家哩！」

「那你睡那兒啊？」安好奇的問。

「車站啊！火車站的椅子上。人好多喔，去晚一點就佔不到位子了。」

「駝鳥好像爲自己能找到棲身之處而慶幸著。」

「你媽沒罵你？」

駝鳥詭異的笑了笑。安不了解駝鳥。

「對了，這禮拜天要和二信的騷馬去金山，你去不去？」

「快月考了哩！我不敢去，何況我媽一定不答應的。」安苦笑。

「算了吧！這麼大個人了，還成天媽呀媽的，真丟臉，你要是再不讓你可憐的腦袋停止運轉，總有一天會short的。」

「我媽不可能答應的。」安似乎有點被說動了。

「乖乖！你都十八歲了還不會爭取權利？你要知道，你只有一個十八歲，你這輩子就這段時間有反抗權，大人不但不會罵你，還會猛替你擔心：『他們正值青春，心理比較不平衡。』把責任歸給青春，哈哈！」

「他只是爲反抗而反抗罷了！」安心裏想著。

「更何況你的確需散散緊繃的心了。」

「好吧！我回去要求看看，不過我不敢抱太大的希望，我試試看。」

第二天早讀時，駝鳥迫不及待的傳過來一張紙條，上面打了個問號，安抬頭望向駝鳥，那一雙充滿期待的大眼睛正瞪著自己。安做了個OK的手勢，駝鳥這才滿意的挪開雙眼。安呼了一口氣。

「嗨！不賴嘛，你媽竟答應了。」駝鳥一下課就衝向安：「你怎麼辦到的？」

「足足哀求了一個多小時，而且做了月考考第一的承諾，我哥在旁一直鼓動，我媽煩不過才答應的。」

「考第一那成問題！你那次不考第一？我每次看鄭一清月考後瞧著你上台領獎而自己却只能在台下恨恨的鼓掌時，那臉恨不得把你吞了的表情，我就忍不住替他可悲。唉！『既生清，何生安』哈哈！」

「他真的也夠拼了，你就不要笑他嘛！對了，他不去？」安漫不經心的問。

「他去才有鬼哩！」駝鳥搓搓手，呵了一口氣，蕭瑟的冷風把駝鳥的脖子吹進高高的衣領中，二月，校園中穿著紅披風的老楓樹抖動著。安知道，不多久，它會換上一身綠油油的新裝，但是安會懷念一身紅的它，因它在校園中是那麼特出，令人覺得它是神聖而不可侵犯。

×

×

×

安拭去在臉上蠕動的汗珠。不安的神情退化，迷惑取代了它。他似乎在思索什麼。但好像沒有結果。

「呸！」本來沈靜的小房間，隨著這一聲，招來了各種聲響。一陣埋怨的喧嘩，喚醒了深思的安。但隨著稀哩稀哩一陣單調的音響，安又陷入了沈思。他在想朱朱，是的，朱朱。一塊塊刻著字符的長方體因被任意擠推著而痛苦的呻吟著。它們永遠沒有任何自己自由的思想，只能隨著那八隻遙控的手而被排列成型。

朱朱是個沈默的女孩，你永遠猜不透她在想什麼。你難得見到她那對深深的酒窩，那對酒窩具有吸人的魔力，彷彿能把你吸進去，飄、飄、飄，踩不著地。安了解，朱朱不會喜歡他的，他太拙，他在女孩子面前連話都講不出來。他羨慕駝鳥，駝鳥永遠那麼健談。

「失魂了？」駝鳥推了推安的肩，臉上帶著一種似笑非笑的表情。「看上那個妞？我幫你吧！穿紅衣綠色七分褲的？還是那個戴了個黑黑圓圓大眼鏡的騷貨？」

安沒答腔，他擔心他那副神聖的面具會被撕碎。

「算了吧！還假。看你落魄的樣子。瞞不過我的。告訴我啦！我保證一定替你保密。」

安知道沒有事能逃過駝鳥的眼睛的。「朱玉美。」好不容易吐出了三個生硬的字。

駝鳥露出了獲勝的笑容。「明天我幫你查出她住址電話，一切包在我身上，放心。」

第二天升旗時，駝鳥遞給安一張紙片。「駝鳥真罩。」安想。紙片上的字符蠕動著；教官沙啞而單調的音階，使安想起挖馬路時的鑽地聲。他的心隨馬達的轟轟聲而起伏著，臉色潮紅。他迅速把紙片塞進褲袋裏，心中的馬達還在急速的運轉。

整個晚上，朱朱的影子在課本上飄移。他突然意識到明天還有一連串的小考，但感覺很淡，很淡。

粉筆聲刮得安打心底厭煩。「朱朱現在在做什麼？」他想。安不經意的望了窗外，他看到那株老楓樹。可憐的老傢伙縮在校園的角落抖動著，彷彿想搖落那一身紅。安拉上窗戶，粉筆聲漸漸飄遠。思潮又起，朱朱的影子出現了。

呆板的鐘聲結束了呆板的一天。鴛鴦遠遠的望見安，他站在車牌邊，低頭撥弄著大盤帽。

「嗨！車還沒來呀！」鴛鴦在馬路這邊吼著。

安抬起頭，尋著聲音的來源。

「在這兒哪！」

安向鴛鴦招招手，笑了笑，他沒有開口，但是嘴角好像稍稍掀動了一下。

「情書今天晚上就寄出去，記得哦！」

安有點不好意思，沒有做任何動作。他不怪鴛鴦。安注視著鴛鴦，他突然覺得他和鴛鴦之間的距離似乎好遙遠好遙遠，雖然只隔著一條馬路。

坐在書桌前，安轉著筆。鴛鴦午休時才教的，現在竟然一個字都挖不出來。他想表達出那種羅曼蒂克的感覺，但却只能劃出一片空白。最後，他在信紙上劃了四個字，僅有的四個字：「朱朱……安筆」。

漫長而難耐的三天過去了，第四天傍晚放學回家，安在樓梯口發現一封粉紅而飄著淡淡香氣的信。他趕緊往書包一擺，興奮的衝進家門，跑到書房裏，重重的拉上門，喘著氣坐在椅子上。安拿著小信箋，仔細端詳著，手抖動著。信封套無情的壓在敞開了的國文課本上，遮住了所有扭曲的字符。

早晨的天空佈滿了灰暗的色調。但安並未在意。早讀時他與沖沖把信拿給鴛鴦看，鴛鴦露出讚賞的眼光，拍了拍他的肩，牽了嘴角，有一層薄薄的黑影迅速閃過鴛鴦的臉龐，他在為安擔憂，安沒注意。天空顯得更加暗了。

月考成績公佈了。很不尋常的，升旗台上沒見到安的影子。取而代之的鄭一清得意的笑容。鴛鴦轉過頭去，偷偷瞄了安一眼，又極端不忍的別

回頭來。

看著蹲在地上搓著衣服的媽，安不禁感到極端的愧疚。

「你是不是有什麼話想跟媽說？」媽抬起頭，擦了擦那雙被歲月刻劃過的手。安趕緊避開媽的眼光，低著頭走回書房。媽跟著走了進來。「什麼時候領獎？」安沈默。「你姑姑剛才打電話來，談到你，她肯定你能考上公立的哩！」安沒抬頭，臉部抽動了一下，好像是為心頭的那份壓力而痛苦的蠕動。「你爸爸在地下會很欣慰你為他接續了他一直想達到的目標，你也知道，你爸爸一直盼望自己能念大學，但逃難來台，你爸爸帶著你爺爺奶奶，還有叔叔姑姑過日子，日子不好過，情況也不允許你爸爸繼續念書。他曾經……」安鎖緊了眉頭。他最怕媽提到爸爸，爸爸的離去在他那幼小的心靈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他永遠記得，白色的病牀上的爸，那張臘黃的臉，混濁無神的眼白，水腫的手腳及鼓脹的腹部。爸是他心目中的神，是全宇宙最偉大的爸爸。在他小小的心中，早已立下了宏願，他要循著爸爸的路走完一生，爸就是他未來的燈塔。但爸爸的死，等於在這條道路中間劃上了個大問號。爸的一輩子，短暫的四十年，的確留下了一個完美無缺的形象可供他兒子、妻子、母親來敬愛、懷念與追憶。但是，他快樂嗎？他辛苦了一生，為著弟弟、妹妹、太太、母親，還有兒子。他為自己活過嗎？肝硬化！肝硬化！這絕症就是他辛勤一生的代價嗎？如果是的，上帝何在？如果是的，釋迦牟尼何在？公理何在？漸漸的隨著安的長大，世故，引導著安的那盞燈慢慢地熄滅、消失。媽搖了搖安，發現他睡了，底下壓著一本翻開的課本。媽嘆了口氣，伸手拿了條毯子替安蓋上。課本上有幾個被淚水沾得滲散開來而無法辨認出的鋼筆字，以及一個擴張的「？」。

×

×

×

感覺更燥熱了。思緒隨著溫度升高而趨於混亂。一陣陣不耐煩的催促聲把安拉回現實，安立刻胡亂丟出了一塊立方體。一隻小小的蚊子，漫無規律的飛蕩，一直在找尋著一個目標。他不知或許那是牠最後一次的享受生命。「拍！」脆弱的生命就這樣無知的去了，可悲！安的手心沾上了自己的血，望著夾雜著黑色的那一小灘血，使安感到作嘔。但是腹中却是什麼也沒有，安濃濁的吐著氣，感覺就像他第一次喝酒一樣。

×

鴛鴦十八歲生日。

安以要去圖書館的理由，跟著羅羅到了大呆家。大呆的爸媽都到美國去了，一個偌大的房子就大呆和妹妹兩人住著。

鴛鴦好大的面子，大呆家來了一票人。有些人甚至是安從來沒見過的。

鴛鴦把安拉到音響旁邊，低聲告訴安：「待會兒朱朱會來。」安有點不安，鴛鴦淡淡的笑了笑：「你自己要照顧她，今天晚上我鐵被他們灌醉，沒法分出身幫你，記得哦！送他回家。」鴛鴦佯皮的眨了眨眼。安好像有點擔心，只是嘴角動了動，但沒發出聲音。

整個晚上，朱朱都坐在安旁邊，安不好意思的壓低著頭，轉著酒杯。偷偷的喝了一口，安皺了皺眉。朱朱輕輕搖了一下安的腿。「我九點半之前還要回家哦！」「我送你回家好不好？」安趕緊接腔。朱朱淺淺的一笑。

安看著一杯杯帶著泡沫的啤酒從鴛鴦口中灌進去，心裏十分不忍。夾著吼叫聲與笑罵聲的熱門音樂充斥著整個空間。鴛鴦的眼神由活潑而遲頓而漸漸呆滯，讓人覺得就像一具無生命的木乃伊，無意識的舉著杯子，乾杯，一飲而下。安看到鴛鴦頹廢的模樣，實在憋不住了，雖然知道不好喝，他還是擋住了一隻升起的杯子，端起自己的杯子，一飲而盡。「哎！不簡單哦。」「再來，再來！」羅羅大呆，帶頭起哄叫好。認識安的每個都爭著敬安和鴛鴦，安一方面為著醺醉的鴛鴦，另一方面為著旁邊的朱朱，他怕被輕視了。安從沒沾過酒，當然

用不了多久房子裏又多了個茫茫然的人了。安搖搖頭，想睜開眼看看自己到底是不是站在旋轉木馬上，但他失敗了。微微的安聽見一陣模糊的音調，彷彿在喊著：「安，你不能再喝了，你會醉的……你還要回家，你媽在等你呀……。」聲音漸遠……。

安抬頭猛然看見爸爸正向他招手，安興奮而無力的往前爬，伸出顫抖的手探索著。爸突然狂笑，伸手拿下了張人皮面具，眼前的人竟是鴛鴦！安用力的搓了搓眼皮，不敢相信自己見到的景象，不自主的往後縮著。冷不防背後被拍了一下。安猛力回過頭來。淒厲的尖叫劃破了空間，是鴛鴦，兩個鴛鴦，眼前的鴛鴦笑嘻嘻的撕下一張人皮面具，是爸爸！是他死去的爸爸沒錯！兩邊都對著它招手。安閉上兩眼，不停的尖叫，兩手抱住一直漲大的腦袋，緊緊夾在膝蓋間。「不要！不要！我不要……。」朱朱搖了搖臉上爬滿了恐懼的安，安慢慢撐開沉重的眼皮。

「幾點了？」安含糊的問。
朱朱看了看腕上的錶。「已經九點五十幾了。」

安甩甩頭，掙扎站起來，手支著牆，以免又跌坐下來。「走！」他拉起了朱朱的手，牽著她搖晃的走出嘈雜喧嘩的室內。涼風一吹，安輕輕打了個冷顫。醉意稍減，趕快放開了朱朱暖暖的手。

「再晚一點回去會不會被家人罵？」安試探地問。

「反正已經遲了嘛！晚一小時與晚二小時

還不都一樣被罵。」朱朱低頭玩弄著白色的衣角。

「那就到小艇碼頭坐一下好了。」安更進一步，但沒敢抱太大的希望。

「也好。」朱朱抬起頭，安又看到那兩個深邃的酒窩。安似乎有點手足無措，太突然了，他甚至還沒準備好面對這許諾。朱朱慢慢走在前，安快步趕上去。

小艇碼頭十點之後很靜，除了偶爾呼嘯過的引擎聲之外，只有輕浪敲著水泥堤，淒淒涼涼的。海風無聊的撕扯著朱朱的頭髮，安稍稍幫朱朱攏了一下。酒精的作用開始消退。

「嗯……。」安低著頭。

「怎麼了？想說什麼？」朱朱側過臉來。

「沒什麼啦！」安掩飾地笑了笑，做了個聳肩的動作。

「你臉紅紅的蠻可愛的。」朱朱小聲的說，安臉更紅了，但心裏甜甜的。

他們倆坐著看海，沉默接續了底下的時間。火車站的數字鐘不停的跳，直到右邊從59跳到00。十一點了。

朱朱站起來：「我一定得回去了。」

「我送你去坐車。」

這是很令人想不通的事，為何當你急著等公車時它就偏不來。現在剛到車站，朱朱要搭的公車就來了。

安還沒想到要說什麼，朱朱就已上了車。她打開車窗，簡單的擺擺手。安腦袋空空的，但胃裏裝滿滿了酒精，激烈的燃燒著。

安一個人盪回大呆家，大部份的人都散了

。鴛鴦平攤在地上，大呆還沒睡。

「鴛鴦怎麼辦？」安用心的問。

「擔心你自己吧！」大呆嘲弄著。

安這才猛地轉醒。「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跟我媽講。」他甚至從未晚於十一點回家，而現在已經……。

「這樣好了，我幫你打通電話回家，就說我家人都不在，要留你陪我。我想你媽不會當面拒絕，不過你回去以後就慘囉。鴛鴦每次都用這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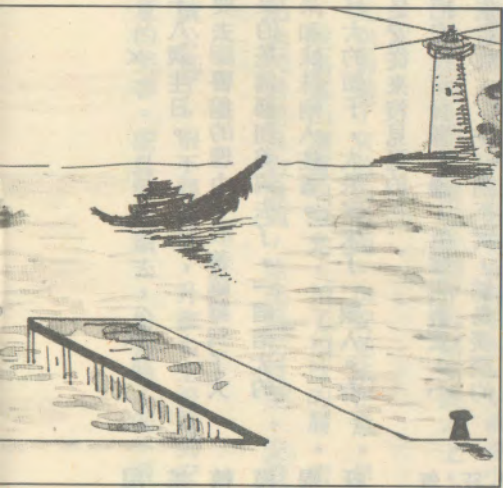
安無可奈何的點點頭。

大呆拿起話筒。「五七多少？」

「五七一四八三〇。」

× ×

混亂的思想不斷填充那脹大的腦袋，矛盾的心在胸腔裏敲擊著。安慢慢張開緊握的手心，重重的在卡其褲管上擦拭著汗水。地上散佈著一截截熄滅而冷卻的煙頭，安嘴上叨的那截尚無人知的冒著嗆人的煙，猩紅的火點迅速向內擴張。用不了多時，當「它」燃燒殆盡之後



……。

× ×

已經持續三天了，媽的嘴不會停過的嘯咕著。月考失常是其一，一夜未歸卻是真正令媽不悅的主因。安一再忍受著責罵與羞辱。但真正讓安打心裏憤恨的，是媽一再的拿爸爸壓他。「你們不想想看，你沒有爸爸，媽一個人賺錢，供你們吃飯，念書，你不像別人有個爸爸靠。你該好好反省，像你這樣的行為，怎麼對得起你爸？」「你考不上大學的話，要媽臉往那擺？你死去的爸爸會原諒你嗎？」

安從來沒有對媽頂過一句話，在這種情形下他只是沉默。他低著頭走回房間，輕輕的帶上門，拉開椅子倒坐下來，安手支著頭，桌上的三民主義逐漸模糊，模糊。安從小就被媽用條無形的綫牽引著，媽替他安排好了每一步他要他走的路。他感到自己以前就像一個被操縱的木偶，完全沒有自我的行動與思想。他奮力的嘗試著要去拉斷那些綫，但他却没有考慮到，當木偶解開了每條控制自己的弦綫結果又是

如何？安拉開窗戶，敲出一根剛買的長壽，點上了火……。

鴛鴦覺得安身上好像有了什麼改變，但鴛鴦說不上來。「一夜沒回去，被刮得很慘吧！」鴛鴦有點愧咎的問。「早就麻痺了！她每次都搬出我老爸來壓我。難道沒爸爸就意味著沒有自我？誰甘願把自己的生靈祭給逝者？」安遠遠望著老櫟樹恨恨的說。不知道那時候起，櫟樹的紅斗蓬已抖掉，換上了一身綠，每個人都愛火紅的它，就祇因他早已被認定應當是火紅的。

× ×

鐘聲敲了十一響，末班車十一點四十五。一股憂傷的神情佔據了安的臉龐，隨著又被憤恨取代。他用力按熄了那將燒燼的火點，整個噓噓痛苦的扭曲著。安有著一種報復性的快感，他嘴角浮起了一絲笑意，但十分淒涼，暗暗的反映出失望與憎惡。鐘聲響了十二下，末班車十一點四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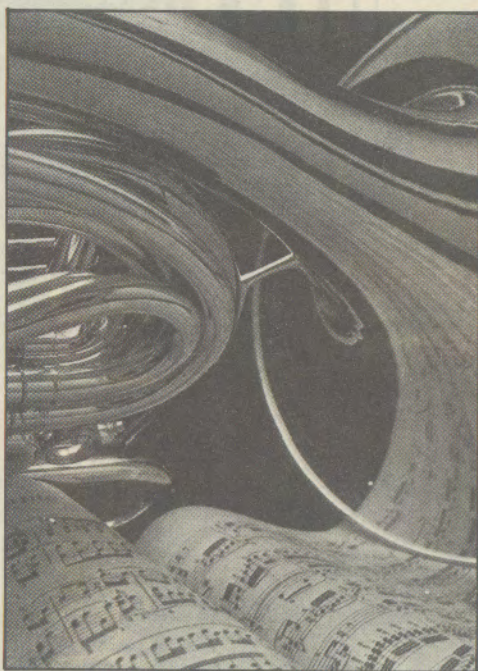
× ×

一個天空哭泣的夜晚，安與鴛鴦在熙來攘往的街道上漫無目的閒逛著。
「感覺好可怕……就像被人群吞噬了一般，我根本無法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安嘆了口氣，腳踢著地上的空罐子。

「我倒蠻喜歡這種迷失的感覺，沒人認識我，也沒人約束我的一舉一動。」鴛鴦點了支煙。

安拍了拍鴛鴦的肩，笑著說：「自己爽就好了！管他什麼禮教，是嗎？」
「你倒很瞭解我嘛！」

「這是最近的事，從前我可一點都不了解你哩！」鴛鴦擺擺手，閉上眼睛。「但我却開始不了解你了。」鴛鴦在心中喊著。突然，安停了下來，笑容僵在嘴角，鴛鴦順著安的眼尖望去。他也看見了。鴛鴦搭著安



的肩：「我們到小艇碼頭坐一下。」駝鳥在一個雜貨鋪前停了下來，買了兩罐啤酒，他遞了罐給安，安苦笑，他不知道為什麼當人心情不好時，喝酒，抽煙就應該是直覺反應。不過他還是接下了。

安愛小艇碼頭那份淒涼感，尤其在心情低落時。

基隆港的海水起伏，燈影被無情的波濤撕扯著，破碎地撒散飄浮在海面，將本來佈有暗黑色油污的海水染成鮮亮的橘紅色，安踩熄了一個煙頭，對著深邃而空蕩的無盡空間吐出了最後一口濃煙。安此時的心情就像浮於海面的燈影一般被撕扯著。

駝鳥坐在石欄杆上遠遠望著海上無限遠的那一點，吸吐白色煙霧。安一口喝盡了那「無味」的啤酒。駝鳥回過頭來，安向他搖了搖空罐子。「苦不苦？」駝鳥輕輕的問。「苦？」安眉頭緊鎖，臉部肌肉繃得死死的，手上空罐子被捏得嘎嘎響。安重重把那個已不成形的廢物丟在地上。尖銳的汽笛聲從華麗的輪船中竄出，安好像根本沒聽到的慢慢點了煙，用力吸了一口。「你一定認為朱朱很對不起我，是不是？」安注視火點。「不談她也罷。」駝鳥眨那對大眼睛，斜著頭看著安。「自我內心的交戰是最痛苦的，也是最無情的，不是嗎？因為最後受傷害最深的總是自己！」安站起來，朝著駝鳥走過去。「不論如何，我相信我必終能找到一條在自己主宰下的旅途的。」安堅定的望著駝鳥。「我不再戴著面具呼吸，我要撕下它，燒燬它，把灰燼撒到海裏，我不能讓這可憎的面具再繼續扣鎖在我身上。」安把煙頭用力彈出，火點在夜空中劃出了一道無意義的曲綫，盡頭伸入無底的海洋中。

駝鳥輕輕搖搖頭，他覺得安似乎只對了一部份，但說不上來到底是那裏產生了偏差。他抬起頭來，讓雨點滴在臉上。「面具？」駝鳥大聲吼出來。火車站的電子鐘跳出四個零……

駝鳥從那個晚上後，變得十分沉默。教室裏不再有他談著敲桿技巧的聲音，他也不再炫耀的講述他是如何躲開教官而逃出校門，更不再低傳那個女孩喜歡他，不再……不再做出那些他曾經認為代表高人一等，與眾不同的愚蠢行為。當他每天看到安躲在廁所貪婪的吸吐著濃噲的煙，他心裏就刺痛。他突然覺得安的臉上十分醜惡，像是被撕下了層皮一般，但安竟混不知覺。

聽說那天摟著朱朱的是個大學生，還是公立的。虛榮與高傲總是罩住女孩的智慧，高中生？哼！

×

×

混濁，擁擠而燥熱的空間整個擾動扭曲著，書包持續喘息，掛鐘齒輪無情的絞動，麻將痛苦的呻吟，還有蚊子為失去生命的同伴唱著哀歌，安的心跳聲漸漸被壓過，顯得越來越弱。大盤帽高傲地坐在箱上，仰著頭，直直地瞪著殘破的天花板，冷冷的詭笑。